



冷暖世界·

前几天,父亲又病了,我把父亲送进了县城的人民医院。医生确诊是“轻度脑血栓”,需要较长的住院时间。当时我刚调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,不便请假长时间看护,于是就打电话,叫来了住在乡下的妹妹。

这天晚上,我来到医院,看到父亲的病情大有好转,就在一边跟妹妹闲聊。妹妹便跟我讲了发生在白天的事情。她说,上午,有一拨人来病房里探望另一位病人,谈起了父母生病的事情。其中一人说:“一位老人生一场大病,这个家庭的日子就会有三年翻不了身,”妹妹在一边听了,深有感触,就说:“俺爹和俺娘,常年生病,

兄妹如手指

如丽

不是这个住院,就是那个住院,都是俺哥哥一个人管着。在外工作的人,都买房买车了,可俺哥哥什么也没有。哎,俺也帮不上什么一忙!”妹妹说完这句话后,抬头看看我,我看到了妹妹眼眶中的泪水和满脸的歉意。

这一刻,我忽然觉得心中好累,我的眼中,也噙满了泪水。

我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人,以前,给父母治病,只是照价付款,觉得花钱治病,是应该的,这些年,到底为父母治病花了多少钱,也从来没有计算过,更没有考虑它给我的家庭带来了什么影响,日子就这样过着,有钱多花,无钱少花,平淡如水,却也快乐着。没有想到,平日里寡言的妹妹,竟然为我考虑了这么多。

父母住在乡下,探望父母更多的一直是小妹,每隔几天,小妹就会回家一次。家境清贫的她拿不出什么贵重的东西,也许只是一点自己做的食品,但她给父母带去的是亲情,是一件小“棉袄”的温暖,也许就几句暖人的话语,却能使父母高兴很长一段时间;也许就为父母洗几件衣服,就除却了父母琐屑的烦劳。小妹默默地做着一些小事,一些温暖父母、温暖他人的小事。她在不言中更展现一种真挚的兄妹情。

我总觉得,兄妹如手指,是长在一个巴掌上的,是根根相连的。手指只有紧紧地攥在手掌中,才会更有力量。而能否攥紧的关键,在于体谅、理解、关爱。

亲情流动·

母爱“残忍”

郑蕊

女友说,她三岁时被确诊为小儿麻痹症。父母带着她到处求医,跑遍了附近大小医院,但医生都说是治不好了,瘫痪已成定局。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老中医,说可以治,但不能确保治好,最多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。

这位老中医采取的是针灸治疗。常规治疗每次针灸五到七个穴位就足够,但由于她的病程长,肢体已经明显萎缩,医生使用强刺激以取得疗效。每次治疗,她腰部以下,两条腿上都要扎上三四十根银针,那痛楚根本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忍受的。

施针过程要将近一个小时,她常常哭得嘴唇发紫,昏死过去。父亲在一旁咬破了嘴唇。一个大男人竟也忍不住哭出声来:“孩儿她妈,咱不治了,咱回家,闺女残疾,咱养她一辈子,就别让闺女受罪了。”

母亲也早就哭肿了眼睛,却咬着牙说:“不行,还得治。你要受不了,下次你就别来了。”

一个疗程十五天,隔三天进行下一疗程。整整一年时间,都是母亲带她去治疗的。回到家后,母亲还要给她做推拿按摩、拔火罐以及强迫她做肢体伸展弯曲,这些也都是极疼的,每次她都要哇哇大哭,但母亲毫不心软。

父亲经常因此和母亲吵架,母亲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。当时村里还有个女孩子,跟她同龄,也得了这种病,也在那位老中医家里治疗。但只去了一两次就不再去了,因为父母太心疼孩子。

现在,那女孩子走路要靠双拐,生活要父母照顾,不能自立。而女友,则是一家大型纺织厂里的团支部书记,宣传骨干,经常组织各种活动,参加歌舞演出。我们一起出郊游、爬山,背着一二十公斤重的背包,一走就是大半天,谁也看不出她曾经瘫痪过。

女友说,她三四岁就已经记事,对母亲一直是又恨又怕,觉得母亲心太硬,太过残忍。这么多年来,她对母亲一直不及对父亲亲热。但长大后,就越来越感谢母亲,越来越感谢母亲当年对她的残忍。

没有那残忍的母爱,她的人生绝不会象今天这样健康饱满。我没有见过女友的母亲,但对她充满敬意。



山海经·

单身宿舍楼是前年夏天装修的,资金控制在牛处长手里,牛处长找马老板接手这一项工程,马老板找一个没有施工资质的“野鸡”施工队伍把活儿干完了,从工程竣工那一天起,问题就不断,一会儿是门窗垮了,一会儿卫生间漏水,去年我们就多次打电话给马老板让他派人来维修,他有时候推诿一番,有时候拖延几天,总的来说还是搭理我们的。主要是工程刚结束,他觉得脱不了干系,也或者是牛处长还没有把最后一笔费用结算给他。

今年三楼的女卫生间不断渗水,二楼的男卫生间简直无法使用,职工多次向单位的头儿反映,头儿也是万般无奈一个劲儿地给马老板打电话,马老板总是爱理不理的,头儿问我:“他们这是什么道理?”

一把钥匙
开一把锁

听松

我说:“马老板是皮包公司,他手里并没有施工队伍,如果有活儿他就临时组织一个“野鸡”施工队,现在他没有活儿干手里自然就没有施工人员,一管防水胶得花四五百元,赚到手里的钱谁愿意轻易往外花,所以能拖就拖呗!”

头儿说:“我不信拿他没办法,我向牛处长告他一刁状,看他来不来?”

我笑着说:“没准牛处长把你臭骂一顿,老子花了几百万你们没用几天就搞坏了,你以为老子的钱来得容易啊?”

头儿说:“这就是牛处长的口气,所以我就是害怕找牛处长才没敢向牛处长反映此事,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?”

我说:“你这么怕牛处长是因为牛处长让你当科长,马老板一定也很怕牛处长,因为是牛处长让他当老板的;这就是你们俩的共同点,你再给马老板打一个电话说,马老板,我们单身职工楼漏水的问题需要不需要向牛处长汇报一下?你看他怎么说?这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,你试一试效果如何?”

头儿半信半疑,于是又跟马老板打了一个电话,十分钟以后,马老板亲自开车来查看了卫生间漏水情况,并且表示,国庆长假期间我派人来修理,现在先去买防水胶。

马老板走了之后,头儿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似乎不经意地问:“老哥,你什么时候退休啊?”

我哈哈笑着说:“年底吧。”我知道,头儿见到我心里也不踏实。